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16

东 线

DONG XIAN

(三)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东 线

(三)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编著
曹林平

广 州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军事—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东线 (三) (16)

出版者: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蒙复旦

责任校对: 容晓风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8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592-707-3/G.131

定 价: 988.80 元 (全 55 册)

五六

这一团新兵的赶到是叫人高兴的,连队需要补充。从那激烈的战争之后,跟着而来的这新的工作,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人。

齐俊才很快的到职了,担任了一营长的工作。他很明白他的工作是多么重,明白前任营长给他丢下了些什么东西。他一点不叫困难,也不抱怨任何人,先到处看了一遍。一连的指挥部里往外漏水,地上满是泥,一边被水冲成了一个小渠。掩蔽部里连一个放灯的地方都找不着。他摸了一下,人们的衣服、被子、包裹,全都是潮湿的,铺下面垫的又很薄。室内阴凉得很。他问指导员:“这怎么搞的?”

指导员不加可否地说:“你看,它出了水了。”

齐俊才说:“不用叫我看,你自己看看吧!”他非常生气地接着说:“不行,从新搞,哪怕住两天呢,你也要给我搞的好好的。”

在尚志林的掩蔽部里待了一会儿工夫,那掩蔽部不够坚固,上面的土不够厚,只有二排木料和一层松枝,而且立柱有些倾斜了。他问尚志林:“你这是干什么用的?”尔后又问道:“够坚固吗?”

尚志林说:“敌人炮弹没有那么准确。”

齐俊才说:“完全不是那样。”他笑了笑。“你们也同意说同美帝国主义作战是长期的,这只是给战士们喊一喊就行了,好像

那口号不是给你们提的。整个说来是长期的，可是你自己并没有作长期打算，是吧？要是我没有说对的时候，我的话可以收回。要是有一点合了你们的心思，那你就接受下来，不要争辩。你这掩蔽部只需要炮弹一震就会塌了的，把人都砸死在里面。”

尚志林脸红了，营长说得一点都不错。

齐俊才把自己的掩蔽部也动手搞起来。弄得非常干净、整齐、清洁、有生气，一切都有条有理。在一面墙壁上贴着三张彩画，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一个梳着又长又黑的发辫的姑娘在摘苹果，那姑娘的脸和那苹果一样的好看，红红的，很丰满，她在笑，笑得那么诱人，但齐俊才是偏爱她的发辫。另一张是一群保育院的孩子在作游戏，孩子们吃的都是胖胖的，头上扎着彩带，穿着花衣服，作着各种天真的动作。另一张是从苏联画报上剪下来的，一个建筑工程的全景，看去辽阔而壮丽。也许是为了纪念他的金柱。可是这张画片叫人看了是心胸开朗的，好像不是在这掩蔽部，也不是在前线，而是在宽广的辽阔的世界，无限度地展开去，叫人看到了共产主义的远景。

人们来到他的房间，顿然感到舒适而又亲切。齐俊才召集了军事指挥员们来开会，人们对他挑逗着。

“营长还没有结婚吧？”人们以为他是单身汉，所以才弄一些姑娘们的照片挂在房间里。

齐俊才说：“对不起，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这些孩子里面有你的吗？”

齐俊才说：“不是我的我就不应该喜欢吗？大概你们都是这样。”

人们都不说话了，挤到画跟前来。齐俊才在人们后面坐着，吸着烟，看着这些看画的人。其实这些画在祖国早就看过，谁也

不大注意,今天好像看到了希罕东西,又从新体会这一切了。看到这花花绿绿、苹果树、姑娘、孩子、劳动和建设,会把人们由于每天的战争和炮火所激起的恶劣情绪洗涤下去。叫人们想得更远、更深。他说:“我先给你们作个榜样看,照着我这样的把阵地收拾好,安下你们急躁的不耐烦的心。”

会上决定调整阵地,把二连撤下来,一连上去。

团长想叫每一个连队,每一门炮都受到锻炼。他说:“哪一个连队打的不好,永远也不要想换下来休息。”

尚志林心里是矛盾的,这命令对他们连是个很大的表扬,虽然营长并没有说:“你们打的好,要休整一下。”但是叫他们下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了。他又不想下来。

齐俊才不和他争辩,会后他们一齐去看阵地:“咱们一直到前沿吧!”他自己走在前头,把尚志林掉在后边,故意叫他赶不上,“叫他在后边一个人转脑筋吧!”

前沿战士已经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人们倒议论开了。

姜万杰说:“坚决不下去。”

马德明年纪大了,老军人懂得什么叫命令,可是他自己也不愿意下去,又无法安慰姜万杰。这个阵地对姜万杰说来自是不同。在这块地方使他经历了多少不平凡的事,打了二十多天的仗,班长唐仲勋的挂彩,副班长的牺牲,王坤、姚清林都走了。想起廉金泰,当分别时他向廉金泰说的什么话,他一个人打退敌人两次冲锋,在这里想过祖国、家……连那九死一生的危险现在都感到多么值得留恋。突然叫他离开,他的心里能不难过吗?

马德明在一边挨着他什么也没说,大概他也在想:到后边去有什么用呢?会感到闷人的。想到以往的生活,跟着团长到处跑,从没有感到乏味过,他没想到还能做别的什么,现在却打起

仗来了。虽然也想着过去的生活，但是打起仗来却什么都懒得想了，连他自己三十多岁的年纪，还没有结过婚，这一点也很少去想，只想着打仗，打死敌人心里就高兴，就怕没有事干。可是他不敢说：“我不下去。”因为这是命令。营长和连长来了。他们急忙站起来。姜万杰喊：“立正。”他跑上去迎接。

营长上去拉住姜万杰的手问尚志林道：“这就是姜万杰吧？”他用力握手。尔后又向马德明握手。

马德明在团部是非常熟悉的，他认得所有的人，人们也认得他。他热情地叫齐俊才是“老股长”。

姜万杰悄悄地提醒他说：“营长。”

齐俊才问道：“马德明，你们辛苦了！”

马德明说：“不辛苦。营长辛苦了。”

齐俊才说：“你们有资格休息了。可是并不是休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

姜万杰说：“我们要求不下去。”

“你呢？”他问马德明。

马德明说：“我希望不换。……”

齐俊才又看姜万杰，他很喜欢这战士。

姜万杰说：“我们可以坚持。……”

齐俊才说：“谁说你们不能坚持了，你们还可以坚持一个月。可是人家给我提意见啦！后面的人都在叫嚷。你们已经打出成绩来了，把这立功的机会让给别的连队。大家一块出来抗美援朝的吗！”

姜万杰本来想着争辩，现在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看看马德明互相笑了笑。

往前沿走的时候，尚志林一路都在争辩着：“营长，你不如给

我下一个进攻的命令。……”

齐俊才说：“到时候我会给你下这命令的，现在不，我命令你撤下来。”

尚志林说：“你不了解我。”

齐俊才一点也不动气地说：“我了解你，执行吧！时间长了你也会了解我的。”现在他看了尚志林一眼，意思是叫他难为情。

尚志林不甘心，总想找一点什么事情叫营长答应他的要求。一边看着敌人阵地一边说：“指导员挂彩了，现在连里……”

齐俊才说：“我也不能给你找一个指导员。”

“政治工作没人做。……”

齐俊才头也不回地冷冷地说：“是党员就不能说这样的话。”

尚志林沉默了。

停了好长一会，齐俊才转回身来说：“我告你，部队撤到第二线之后，赶快把材料整理好，处理，该入党的人入党，入团的人入团，该立功的给他们请功。不要等待战后，这工作要即刻搞。还有一件事情，新战士马上就到，把人补充齐，休息两天，准备迎接新的工作。走吧！”

五七

第二天晚上，姜万杰被叫到连部，通知他领新战士来，他真高兴，王坤又回到班里来了，马德明也会打仗了，现在又要补充

新人，他要领着一班人作战了。一进连长的掩蔽部他愣住了，真叫他吃了一惊，在好多新战士里，看到 he 从前那么讨厌的人——李小吾。李小吾也认出了姜万杰。

“是你，李小吾？”姜万杰忘了一切旧日的嫌恶，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这是从祖国来的人，又是从他的家乡来的，那是他每天都想念着的地方。他挤过去拉住李小吾，问道：“你怎么出来了，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唔？”

“后方抗美援朝运动可热火了。……”

李小吾感到不自然，无话可说。

尚志林说：“你们是一个村子的吗？那更好了。姜万杰，李小吾就到你们班去，你要好好照顾他。”转过来对李小吾说：“这是你们班长。”两个年轻人的脸都红了一下，李小吾的脸红得更厉害。

姜万杰想从李小吾嘴里听到一些小凤的情形，可是他没有勇气开口，希望李小吾主动地告诉他，但李小吾一字不提，因为这里有一段事情。

从姜万杰走了以后，村子里一下子冷起来，年轻人的心都到了朝鲜去了，尤其是小凤。在他走后的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上来，一股阳光从一个破了的窗孔射进来，像一条红色的细线，衬的整个屋子里其他的地方都成了粉红色了。这光一直照到一面带花的镜子上，又从镜子里反射到小凤的脸颊上。她的脸颊是红润的，也因为刚睡醒。阳光在她的脸上舐着，一会又移到眼边，照亮了她的眼睛，眼珠像一汪深深的潭水，黑里带点蓝色，睫毛向上翘起，密丛丛的栽在眼皮上。她对着镜子拢了一下鬓角，露出她平光的额。多漂亮啊，仔细的对自己欣赏了一会儿，突然

感到这一切都没有意思起来，草草的处理了一下就走出去了。

小凤对什么都表示冷漠了，把一股火热的感情压到心底下藏起来了，很少和别人说笑话，做起事来也是沉默着。

谁也不知道小凤的心里在想什么。她和姜万杰的关系很少有人知道，只晓得姜万杰看上了她，他们分离前那一晚上的事情谁都不知道，左祖明也不知道。可也没有看见小凤和另外的人亲近，别人和她谈话都是正当的工作上的往来。

姜万杰是六月离开家的，庄稼正在茂盛的时候，落雨之后，长得飞快，玉蜀黍很快的就吐了穗子。谷子、高粱、豆子都长得很好，肥厚的叶子在太阳下闪着绿油油的光。一块接着一块地铺展开，一直铺到天边，望不到边际。清晨，每个叶子尖上都挂着一颗露珠，充满着养分的玉蜀黍秆子，下面滋生着很多的须根，根子的尖头是紫色的，挂着一滴露水似的甜浆。当太阳上升到中午的时候，就能听到哗哗吧吧地响，好像庄稼在伸展自己的关节。地里蒸热，正是这些青苗上长的时候。

晚间，庄稼像一片无边的黑海，一起一伏地鼓动着波浪，被风吹得瑟瑟的响。满天星斗，晴空里有一闪闪的白光。老年人说：这是下露水。人们在街上说笑、闲谈，谈些生活琐事。年轻人聚在一起，吹着竹笛，唱着小曲子，评论着哪家姑娘长的漂亮和衣服的样子，没有约束地乱谈着。只有小凤是冷清的，没有着落，谁能和她说两句知心话呢？她一个最好的朋友叫小季，是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可是只能和她说一些表面的话，还有那么多不可告人的话向谁说呢？最近小季看上了左祖明，也没有心思和小凤来玩了。左祖明又很忙……

一天晚上，闷热，人们都挤到一棵老槐树下面。青年团村支部书记左祖明拿着报纸来给人们读报。

是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

“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勇士们在反侵略前线的胜利战争，给了美国侵略者以沉痛的打击，使他们不能不承认‘朝鲜战争是无底洞’，因而产生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现在美方已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六月二十三日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并接受了金日成将军、鼓德怀将军所提出的关于举行停战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准备于七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朝鲜‘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谈判。……”

人群里起了一阵杂乱的低语，有个别人鼓掌，有人在打哨子。年老的人祷告着：

“天爷！快和平了吧！”

“这下子打的他听话了。”

小凤从左祖明那里知道姜万杰他们还没有出国，在什么地方训练，训练好了就要开上朝鲜。她多希望和平了啊！真的和平是有了眉目了吗？

有人喊道：“静一静吧，说不定呢！读完了吗，接着念下去吧！”

左祖明并没有给这掌声震动，继续读下去。

“我们中国人民是历来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主张，我们才坚决地抗美援朝。目前停战谈判虽然有了可能性，还没有成为事实，今天朝鲜战争还没有停止，朝鲜问题还没有解决。……”

“全国人民务必再接再厉，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屈不挠的人民的意志，才能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读到天黑，人们散去，小凤低着头往回走。左祖明追上她说：“我们要努力争取，你看着吧！”

不几天，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了，可是就在同时，敌人又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小凤从怅惘中摆脱出来，修订了她的爱国公约。要像一个男人一样的工作。整天在地里，给棉花劈小枝杈，掐尖儿，摘掉多余的叶子，只留下十几个大枝，好使水分都壮到棉桃上去。一直蹲几个钟头。蹲的她腰酸腿痛，被太阳晒的干渴。这块地完了又跑到那一块地里，那里种的玉蜀黍，有的生了黑胆病，她给它扭掉，找那吃玉米穗的金绿色大甲虫；一会儿又到高粱地里去摘叶子。就是再热、再累，她也舍不得离开这里，她离不开这些庄稼。这些庄稼能把她和姜万杰拉在一起。她一面想着姜万杰，一边工作，把头巾的一角咬在嘴里。捏捏那正在壮粒的玉蜀黍，就好像触着姜万杰的胳膊，又粗又壮又有力气。

别的姑娘都在呼叫着、唱、笑，像一群百灵鸟儿一样。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互相呼应着。从前她也唱过，唱的声音最高，最好听，她唱到最高兴的时候，那边地里有个人站起来，用手在额上遮着眼睛，向她这边盯着看，那一双小黑眼像箭似地射过来。小凤急忙蹲下去，低下头悄悄地笑，心里说：“他在看我。”现在他去朝鲜了，她的喉咙似乎被关闭似的，一点也唱不出来了，只管埋着头劳动。

她时常向姜万杰走去的方向看。

小凤是一个大姑娘了，一切都成熟了，心里的感情和花的香气一样的禁闭不住了。谁都要想到自己的将来，结婚、生孩子、成一家人，所有这一切东西，有时觉得离她很远，她像一只笼子外面的鸟儿一样，无牵无挂，想笑就笑，想唱就唱，想喜欢谁就喜

欢谁，都随她的意。但现在什么东西拴住了她了。给一个男人喜欢上了，她心里又高兴又骄傲，得意得很，问自己：“他看中了我哪一点儿呢？”搬过镜子来照一照，也认为很满意，对着镜子笑一笑，镜子里现出一个胖胖的好看的姑娘。她一边看着自己一边想着姜万杰，跟着而来的就想到了她当了妻子，生孩子，做妈妈，这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姜万杰展开了，心里激起一阵温柔又甜蜜的意味。想的她自己也害羞了，脸一下子又红了。

妈妈已经觉察了姑娘的拼命劳动和心神不安是有原因的，非常担心，怎么和她说一说呢？夜里，当村子里都静下来的时候，外面没有人声也没有狗声，都睡去了。妈妈听着女儿均匀的呼吸声，好像她心里并没有什么事。夜像一片柔软的轻纱，盖到人们身上，在朦胧中她看到小凤的脸，这张脸多好看哪！一缕头发斜斜地掠过她的前额披下来，盖住她一只闭着的眼睛，小凤一只手托着腮，一只手半展开着轻放到枕头上。再看小凤的身段，一躺下来显得长了好多，她还以为她是个小孩子呢，可是小凤已长成了，可以当一个媳妇了。

李小吾看姜万杰走了之后又开始向小凤进攻了。他更活动起来，小凤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他常在女人跟前出风头，老是夸自己能干。可是真的干起事情来，尤其是大伙在一起给公家干的时候，他老是掉在别人后边，而且他好像道理很多，提出好多困难。小凤看都不看他，这越使李小吾下了决心，非把小凤弄到手不可。有一次看到小凤一个人到地里摘豆角去了，李小吾一直跑过去，看四外没人，他逼近她，喘着气。小凤猛然抬起头来瞪着他，气的眉毛都立起来了，那种冷漠严峻的神情此时变成了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李小吾害怕了，缩回去跑掉了。但他不

死心，一天向小季说：“你跟老左好上了，不坏呀！多会儿办喜事？”他挤了一下眼又说：“叫我喝盅喜酒吧！”

小季瞪着他说：“少管闲事，谁也不爱你。”

李小吾把嘴一撇，作了个鄙视的表情，报复地说：“这村子的姑娘我都看不到眼里，就是喜欢小凤，你告诉她，说我想她。”

小季笑着跑到小凤跟前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把嘴对到小凤的耳朵上说：“李小吾想你。”

小凤的脸一下子红了，一直红到耳根，随后就是一阵愤怒，眼珠子都圆了，嘴唇也气得发抖，她真不知骂他什么好。这句话对她简直是多大的污辱，气得好久没说上话来。

“放他妈的屁。”

这句粗鲁话一出口，连小凤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季笑得蹲下来，她们两个笑了一阵子。真不该说出这样难听的话，可是气得她怎么办呢？她们两个笑了一阵又生起气来，把李小吾狠狠地骂了一顿。小凤向小季说：“你去替我骂他一顿。”

小季央求着说：“告诉我，你到底想谁呀？”

小凤低下头小声说：“你不知道吗？姜万杰……”

第二天小季看到李小吾，气汹汹地叫道：

“你站住。”

李小吾胆怯，喃喃地说：“站住就站住，干嘛？”

小季说：“告诉你，老实点儿，别耍不要脸，小心着斗争你。人家有出息的都抗美援朝去了，你在家干什么？”

这一天夜里，李小吾顺着地边走，思想里斗争着。他也想抗美援朝去，走得远远的，不在家了，村子里的人都不喜欢他了……”

夜里，小凤特别想念姜万杰。想到这些天的情形，想到人们

不三不四的麻烦。她蒙着被子哭了：“要是他在家就什么都好了。”她梦见顺着路去找姜万杰了。

姜万杰他们已经开过了鸭绿江了。

秋天了，树叶开始落了，向日葵没有往常的鲜艳了，柳梢也黄了，青青的小草不见了，遍地是黄花。这一年茂盛的时节过去了。

朝鲜停战谈判不能顺利地进行，美国正在耍癫皮。仗打得很激烈，敌机轰炸东北。小凤在想着她订的计划。这时她的心便不在她的胸膛了，变成了一根又细又长的丝，一头系住她，一头系在姜万杰身上，夜里她怎么能什么都不想的睡去呢？

妈妈听到女儿没有睡着，但她怎么能了解小凤此时的心思？又不能看着女儿这样的熬煎下去。看看外面，外面是蓝天，夜静得很，小金钟儿在叫。她慢慢地说：“明年你十八岁了吗？”

“嗯，十八。”小凤懒懒地说。

妈妈喃喃地说：“一个人长的多快呀！大了……”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你爸爸娶我的时候我才像你这么大。我十九岁生的你大姐，现在她也有了三个孩子了……你是我最小的一个……”

小凤不耐烦了：“妈，现在是抗美援朝的时候，完了再说吧！睡吧！我睡觉了！”

妈妈生气了：“要打上八年仗呢？”

小凤说：“那就打八年好了！”

妈妈叹了一口气：“唉……”

小凤在想她的心事，眼前出现了那弯弯曲曲的山河，岸边丛生着一人高的柳条子，她正在河边上……“要不要告给妈妈？就说我答应了姜万杰？”她想，“不要告诉她，不叫她知道。”现在她

觉得姜万杰就站在她面前，看到他那又大胆又害羞的样子，火热的胸脯在跳动。”

她想：“八年？我等他一辈子。”

秋收的时候了，这是一年最热闹的时节。田里的谷子，吊着沉重的穗子，被风一吹，谷子像醉了酒的样子，东倒西歪，沉重地直不起腰来，远远地看去，好像大地波动起来，呼呼地响着。高粱的穗子晒得通红。玉蜀黍穗爆开了皮，颗粒在外面露着，像大粒的石榴子。多好的收成啊！广阔无边的田野，平展展地摊开，像金线绣的栽绒毯子，有着各种花纹，上面点缀着蓝色的村舍的小方块，果园，天蓝色的小河，褐色的网状的道路。最好看的是姑娘们的头巾、年轻小伙子汗渍的脸、闪着亮光的镰刀。开始收割了。

小凤多么盼望着这个时候到来呀！每天经心整理着它们，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她还不住的回头瞭望两眼。一片青苍的庄稼，在她看护下一天天的变黄了！

从清早地里就吵嚷起来，小凤用一块白毛巾包了头，把露出来的头发往里摆了摆，在家里就挽起了袖子，下决心，要和男人们竞赛一下，和她的姜万杰一样的工作。心里说：“姜万杰，你要在家里多好啊！你看这么好的庄稼。现在大家都动起手来，你要在家的话，一定会干到头里，当我们的领头的。不怕，我们大家会搞好的，你们打仗吧！狠狠的，把美国鬼子打死，你回来我什么都答应了你……”她心里难过，这样的日子姜万杰不能参加。

人们的吵叫声把她的思想惊扰了。

这里到处是人声，笑闹声。

“好好的干吧！我和你妈妈说，给你寻一个好女婿……”

“姑娘们不闷的慌吗？用不用小伙子们陪着？”

“不要脸。”姑娘们骂着，“这是朝着你姑姑说话吗？”

“不要骂人，没有人爱才急的慌呢？”

“喂！你们在干什么？闲的慌了？”

“就一点正经的也没有吗？”老年人教训着。

那边站起一个男人来叫道：“女人们，揍他们一顿，叫他们顶灯。”

人们哄的一下子笑起来。

女人们骂道：“没有一个好东西。”

一边传来了歌声，唱的是志愿军军歌。

歌声在庄稼上荡漾着，被风吹到这里又吹到那里，时起时伏，和着人们的动作，很显然，人们都在唱，而且手上也加了劲儿，把一些无聊的嘲笑淹没了，好像人们展开了一场大的进攻，弯着腰向前冲锋。

镰刀闪光，脸上的汗闪光，人们的眼睛里闪着光，太阳也放也异样的光彩，天气晴朗，大地通明，庄稼耀眼。这里歌声刚落下，立刻又从另一个地方卷回来了。

雄赳赳，

气昂昂，

……

这是姑娘们的声音，清亮、高昂的声音响彻了晴空。李小吾抬起头看了一眼，看见小凤的红脸，黑亮的头发，一边干着活儿一边唱。是她带着头唱的。她说：“咱们也唱，赛过他们去。”于是，就唱起来。这是她几个月来第一次，因为一唱这歌子就想起